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RELIGION FOUR LECTURES



F. MAX MULLER, K.M.

宗教学 导论

〔英〕麦克斯·缪勒 著 ● 陈观胜 李培荣 译

081

西方学术译丛

宗教学 导论

〔英〕麦克斯·缪勒 著
陈观胜 李培荣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志国
封面装帧 袁银昌

·西方学术译丛·

宗 教 学 导 论

〔英〕麦克斯·缪勒 著

陈观胜 李培荣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常熟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69,000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8-00150-2/B·81

定价 4.45 元

西方学术译丛

出版絮语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我社曾经翻译出版了近百种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著作。现在来看，其中一部分属于西方学术名著，反映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今天仍未失去它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因此，我们决定从中选择一部分进行重印，编辑这套《西方学术译丛》奉献给广大读者。当然，这套书并不以此为限，我们还将继续移译国内尚未介绍过的西方重要学术著作，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构成一个西方学术著作的译介系列。

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世界，在近代和现代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同时，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出现学说纷呈、多维拓展和此消彼长的局面，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态势更引人注目，其中也不乏学术宏著巨篇。这套《西方学术译丛》将把它的翻译视点主要放在二十世纪。颇具真知灼见的著作，哲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各科的有益学说，都将成为我们选择和译介的对象。

编辑出版这套译丛，我们存有一个素朴的愿望：既为了扩大

FH73 / of

读者的学术眼界,也为了促成国内学术界的创造。应该承认,西方学术著作,甚至是那些巨制,基本上都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成果。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学说一样,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所以,当我们着手编辑《西方学术译丛》时,却在翘首盼望我国学术界结出累累硕果的季节的到来。

组织出版一套学术翻译丛书,是一项要求高、费力大的工程。尽管有人把当今世界看作“地球村”,但是生活在地球这一端的我们,要全面了解另一端世界的学术状况,依然存在很多障碍和困难。为此,我们祈求海内外行家为这套丛书通信息、出主意、提建议,当然也欢迎给以批评与匡正。

一九八六年八月

译 序

弗雷德里赫·麦克斯·缪勒的最负盛名的著作：《宗教学导论》已由陈观胜、李培莱二同志合作译出并正式出版了。麦克斯·缪勒是得到学界公认的近代西方宗教学的奠基人，《宗教学导论》则是这门学科出现于世的标志。这样一部书能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年代第一次翻译出版，这件事无疑也具有某种象征性的意义，它象征着我国宗教学术研究正在发展着的开放精神，说明我国宗教研究工作者为摆脱长期以来的自我封闭状态，批判地吸取西方宗教学的成果迈出了可喜可贺的一步。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经受了一百多年社会实践的检验，证明它确有丰富的科学内容和巨大的革命意义，至今仍是分析宗教问题时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工具。既然是科学的，我们就要坚持，这是当然无疑的。但是，同样无疑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并没有穷尽宗教领域的一切问题，并非尽善尽美、不再发展的绝对物，它也有自己的相对性。我们过去对宗教这种“颠倒的世界观”对“颠倒的世界”进行神学辩护的欺骗性和麻醉性批判得很深刻，但对宗教作为社会文化形式对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影响研究得就不深不透，对构成宗教的诸要素和各种现象形态的具体分析更其薄弱，原理性的抽象推理多，实证材料的收集整理少。相比之下，近代西方宗教学在实证性的宗教研究方面卓有贡献，说明

宗教现象的学说,研究宗教的方法也不拘一格,丰富多姿。在学术领域,有不同学派的比较,才会有是非优劣的鉴别,有不同意见的撞击,才能迸发智慧的火花,从而推动科学的发展。

如果我们承认,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研究,我们有必要研究和借鉴近代西方宗教学,那末,我们更有必要把研究麦克斯·缪勒的理论和著作,特别是把他的《宗教学导论》放在优先的地位。陈观胜、李培荣二同志选择这本书译介绍给广大读者,适应了宗教研究的需要,是很有见地的,值得称道。

麦克斯·缪勒(1823—1900)是英籍德国学者,一生著作很多,涉及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神话学、宗教学等众多领域。仅在宗教学领域的著作就可开出一张长长的目录单。除他主编的卷帙浩繁的《东方的圣书》以外,择其要者还有:《比较神话学》(1856),《基督和其他长老》(1858),《吠陀与波斯古经》(1853),《闪米特一神教》(1860),《孔夫子的著作》(1861),《佛教》(1862),《论吠陀的讲演》(1865),《宗教学导论》(1870),《论传道》(1873),《宗教的起源和发展》(1878),《论语言、神话与宗教》(1881),《自然宗教》(1889),《物质宗教》(1891),《人类宗教》(1892),《心理宗教》(1893),《被遗忘的圣经》(1884),《古代祈祷文》(1884),《印度寓言和密宗佛教》(1893),《基督教在印度曾经可能逗留》(1894),《佛陀的出生地》(1893),《中国的宗教》(1900),等等。为什么《宗教学导论》被挑出来奉为宗教学的奠基性著作呢?据我看来,可能有三点理由:

第一,它第一次提出了“宗教学”这个概念,赋予这门新的人文学科一个比较恰当的名称。1870年2月,麦克斯·缪勒在英国皇家学会作了一次系列性的学术讲演,题目就是《宗教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Religion”)。讲演稿先是发表在刊物上,

1873年汇集成册出版。由于这次讲演或这本书在宗教研究史上第一次使用了“宗教学”这个概念,国际宗教学术界一般把《宗教学导论》视为宗教学正式诞生的标志。

第二,说明了宗教学作为一门科学应有的不同于宗教神学的性质。在此之前,尽管欧洲有着强大的无神论和启蒙思潮,但这属于哲学范畴。具体的宗教研究一直被当成基督教神学的附属物,没有独立的学术地位。麦克斯·缪勒在《宗教学导论》中明确反对视宗教为神圣不能对之作科学处理的信仰主义,更明确反对把基督教置于其他一切宗教之上的宗派主义和基督教至上主义。他认为,在科学的宗教研究中,一切宗教都是平等的研究对象,都没有权利谋求高于其他宗教的特殊地位,基督教也不例外。他的治学格言是:“科学不需要宗派”^①。凡是在宗教的比较研究中抬高基督教的地位而贬低其他宗教,或者反过来贬低基督教而抬高其他宗教,都是宗派主义而不是科学的态度。只有使宗教研究摆脱信仰主义,才能使宗教学脱离神学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只有破除宗派主义,才能使宗教研究者的视野从基督教扩大到世界上各种宗教。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只知道一种宗教,他就会视之为至高无上的神物,当然就不会有科学的宗教研究。歌德说过一句话:谁如果只知道一种语言,他对语言就一无所知。麦克斯·缪勒作为对印欧语系进行比较研究的比较语言学大师一直把歌德这句名言当成比较语言学的治学格言。现在他又把这句名言转用于宗教学。他认为,宗教研究的情况同样如此:谁如果只知道一种宗教,对宗教就一无所知(“He who Knows one, Knows none”)。从此以后,歌德的这句名言就变成了麦克斯·缪勒的名言,成了比较宗教学者的座

① 《宗教学导论》,1978年印度重印本,第28页。

右铭。这句话渗透着比较宗教学的科学精神，是反对信仰主义和基督教至上主义的逻辑结论，体现了《宗教学导论》的历史价值。

第三，提出了宗教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既然宗教学研究的对象是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众多宗教，它的研究方法便只能是“比较”。麦克斯·缪勒认为，当时科学探索的特点就是比较研究。《宗教学导论》把全部宗教学分为“比较神学”和“理论神学”两大部份，他在这里把“宗教学”说成“神学”，用词显然混乱不当。究其本意可能用以标示宗教学在历史渊源上与神学的某种关系，与专为某一特定宗教提供辩护的神学并不相干。他所说的“比较神学”，就是“比较宗教学”，即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宗教的历史形态。“理论神学”则试图说明任何形态的宗教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宗教学导论》的兴趣显然集中在第一部分，正是这一部分发展为比较宗教学。

所谓对宗教进行比较研究的“比较方法”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麦克斯·缪勒看来，比较就是分类，即根据世界上各种宗教的历史形态进行分类，由此找到宗教的秩序和规律。

在宗教分类问题上，麦克斯·缪勒又一次表达了他对信仰主义的反感。他反对流行于当时的把世界各种宗教分为“真正的宗教”和“虚假的宗教”的分类法，也不赞成所谓“天启的宗教”和“自然的宗教”这种分类，因为这种分类是抬高一种宗教而贬低其他宗教，没有科学价值。在他看来，任何宗教，不管是现存于世的，还是已经消逝的，都为科学的宗教研究提供了对象，使我们深入于宗教的本性、人的本性和人类思想的本性。一切宗教都是人性的表现，在宗教研究面前地位平等：“一种宗教，无论它可能是何等的不完善，多么的幼稚，它总是把人的灵魂置于上帝面前；而上帝的概念无论可能是何等的不完善，多么的幼稚，它总是代表了人类灵魂在

当时所能达到和把握的无上完善的理想。”^①因此，对各种宗教的研究，都意味着在人类思想的顶端对人的研究。

麦克斯·缪勒在否定上述这种带有信仰主义性质的宗教分类法以后，主张一种人类学—语言学的分类。他认为，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各民族之间在语言和宗教上有着最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据此找到宗教的共同起源，为各种宗教进行起源学的分类。按照他的理论，亚欧大陆最早居住着三大种族：图兰人、闪米特人、雅利安人，与此相应则有三大语系。最初三大种族各自构成一个统一体，以后逐渐分裂为操不同语言的多个民族，在宗教信仰上逐渐各具特色。但他认为，只要我们对各民族的语言、宗教、神话、宗教术语（神名）、宗教生活和宗教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就可找到类别的共同性，从而发现各语系民族宗教的原始统一体，揭示出各类宗教的共同起源。在这里，麦克斯·缪勒把自己一生从事的两大科学研究——比较语言学和比较宗教（包括神话）学——紧紧联系起来。他在雅利安语系和闪米特语系的语言和宗教的比较研究中，作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国际宗教学界至今仍承认这两大族系的宗教确有起源上的共同性。这些成就推动了大批学者走上了宗教比较研究的道路。《宗教学导论》还试图把这种人类学—语言学的比较研究方法推广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宗教研究中去。由于这种比较研究方法难度很大，适用范围很是狭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这种方法完全是非信仰主义的，而且一旦找到各族宗教神话语言的共同性，确能比较可信地确定其起源上的共同性，因而在此范围内有不可否认的科学价值。

《宗教学导论》在上述三方面做出的独特贡献，为宗教学提供

① 《宗教学导论》，第263页。

了理论和方法，使之有可能摆脱神学而独立。夏普在《比较宗教史》一书中对麦克斯·缪勒作了这样的评价：“我们可以问：麦克斯·缪勒所完成的工作究竟是什么？当然，他已经使‘宗教学’这个词流行开来。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他各种成就中之最微不足道者。更为重要的，是他给予比较宗教研究以一种推动，一种形态，一套专门术语和一系列观念。”^①夏普的评价是公正的，麦克斯·缪勒被当成比较宗教学的奠基人，《宗教学导论》被视为比较宗教学的开端，是当之无愧的。当然，不断发展着的宗教研究已把他的某些观念留在后面。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他的贡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每当宗教学者有所前进时，都得回顾他开步走的起点，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现在的位置。就我国的宗教学而言，麦克斯·缪勒及其《宗教学导论》的价值远不止此。我们还站在研究西方比较宗教学及其历史的起跑线上，重步这门学科前进的足迹是大有好处的。温故尚可知新，何况未知之“故”对未知者而言本身就是“新”。我希望《宗教学导论》的翻译和出版能成为实现上述进军的第一步，然后还有第二步，第三步，把比较宗教史上的代表性著作一本一本地介绍到我国读者中去，不断传递似故而新的信息。

吕大吉

1987年夏于北京

① 埃里克·J·夏普：《比较宗教史》，1975年，伦敦，第45页。

序

这四篇演讲的主旨是对世界几大宗教进行比较研究的初步介绍。这四篇演讲词是于1870年2月和3月在伦敦英国科学研究所发表的，刊于同年2月、3月、4月和5月的《弗雷瑟杂志》。当时我没有同意把它印成单行本出版，因为我希望能找出空闲时间，更充分地利用我收集了多年的材料。我想，这样我将能把这四篇演讲稿写得更有教育意义，更完整，同时我将反驳某些评论家提出的几个反对意见。他们反对有可能对宗教进行科学研究，反对我就人类各支系精心创造的古代信仰体系的起源、发展及其真实价值斗胆提出的观点。我只在私下印了数目很小的一版，分赠给我的几个朋友。他们的意见大多是极为宝贵和有教益的。

我现在之所以决定重新出版这个演说集，是因为我怕在将来的几年里，就象自从发表了这几篇演说以来的三年一样，我将找不出空闲时间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我刚完成了英文新版本的《梨俱吠陀》的正文，我现在感到必须把我这一大部头的《梨俱吠陀》的最后一卷和《萨耶那》的注释付印。当我做完这件事以后，还必须继续翻译《梨俱吠陀》的赞歌，它的第一卷已于1869年出版。有这些工作摆在我面前，我看不大可能有很多时间来进行我喜欢从事的对古代语言，神话学和宗教的研究了。

我本当愉快地将这几篇演讲交付给它短暂的命运；但由于它

曾在美国出版并在法国和意大利译成了法文和意大利文，已在比较神学的几本著作中成了友好的和不友好的评论的题目。一部德文译本也即将出版。于是我决定以它最初的形式将它发表，并以目前我最大的能力将它尽可能完善地呈献给读者。现在付印的这几篇演说有许多部分是在 1870 年写的，但在发表时删掉了，因此在《弗雷瑟杂志》中也没有发表。我在反复阅读的过程中，还作了一些修改，增加了一些注释，有几处是在阅读校样时，在最后一刻加上去的。

读者对这几篇演讲所涉及的许多观点，若需要了解得更全面些，请参阅我关于宗教学的论文和关于神话学、传统和风俗的论文，这些文章都收集在 1867 年出版的题为《一间德国作坊的碎屑》一书中^①。

比较神学的文献增长得很快，特别是在美国。詹姆斯·F·克拉克，塞缪尔·约翰逊，O.B. 弗罗辛厄姆的著作，T.W. 希金森，W.C. 甘尼特和 J.W. 查德威克的演讲，以及 F.E. 阿波特的哲学论文，都显示出尽管新世界有它的成见，但仍然是与旧世界一致的；都证明了一个深深的信念，即研究人类古代的宗教必将结出丰硕的实际的成果。我深信，如果我们以一种无畏的、学术性的、谨慎的、虔诚的精神从事这一研究，它将能扫除完全是由我们狭隘的宗教见解所产生的众多怀疑和困惑；它将加深我们的同情心；它将使我们的思想高于今日为一些小问题而进行的争论；并在不久的将来在基督教的中心地区激起一股新的精神和一种新的生活。

缪 勒

1873 年 5 月 12 日于牛津

① 后来与其他文章一起收在 1907 年朗曼斯公司出版的全集第八卷。

目 录

译序.....吕大吉 (1)

序..... (1)

宗教学演讲集

第一讲..... (3)

第二讲..... (39)

第三讲..... (60)

第四讲..... (98)

注解和例证

阿克巴大帝..... (143)

非洲的语言..... (165)

波利尼西亚神话..... (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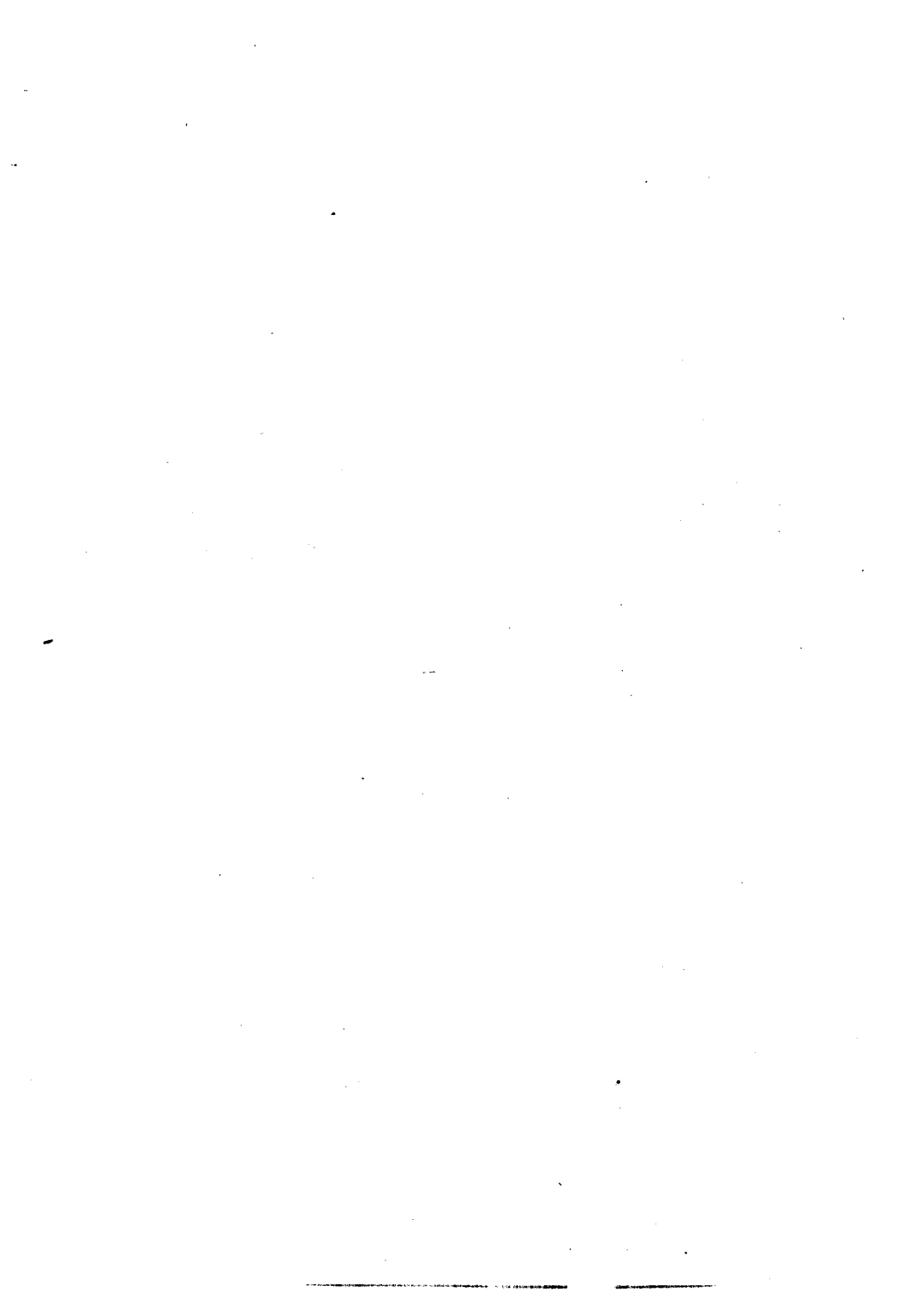
中国人对神的称呼..... (183)

霍屯督人的神话..... (195)

东方的圣书..... (215)

致主教的一封信..... (221)

宗 教 学 演 讲 集



第一讲

1870年2月19日，于英国科学研究所

当我第一次在这个研究所作系列演讲时，我选择的题目是“语言学”，我当时心里想的是，要向你们和全世界说明，对人类主要的语言进行比较研究是以既健全又真实的科学原理为基础的，它取得的成就到当时为止本应得到公众更多的关心。我希图说服的不仅是语言学者，而且还有历史学家、神学家和哲学家，以及每一个曾经注视自己的心灵如何在语言那流动的层次中时隐时现地不自觉地工作并感到其魔力的人。我试图使他们相信，如果再继续忽视比较语言学者的发现，就会有害了。我提出在对浩瀚的人类语言的主要分支进行科学研究已取得进展的时候，我们的新知识，即语言学，完全有理由要求在我们时代各学科的圆桌会议上取得它的席位。

这就是我当时为这一理想辩护的本意。尽管我的申诉很不完善，公众却立即并且几乎一致地作出了结论。

现在，在我第一次发表系列演讲几年以后，语言学已充分地得到了公众的承认。现在我们看到为了推进和阐明我们这门科学而出版的书籍数目如此多，看到日刊、周刊、半月刊、月刊和季刊中的优秀文章，看到哲学、神学和古代史著作中经常提到语言学的成